

[长篇小说]

1
大清劫数

斩龙脉

一部潜伏千年的《龙诀》秘术，突现晚清，一连串精心设计的诡异杀人局，搅动中华，朝廷命师与江湖算士的终极对决……山雨欲来，好戏开演！

红尘著



YZLI0890117205

龍魂 (910) 目錄 龍魂 井田

井田 龍魂 (910) 目錄 龍魂 井田

① 大清劫數

斬龍脉



YZL10890117205

(附圖：本圖為新書裝訂圖，非印刷品)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斩龙脉.1 / 红尘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1.11

ISBN 978-7-214-05992-5

I. ①斩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26169号

书 名	斩龙脉.1
著 者	红 尘
责任编辑	曹富林
特约编辑	张 娟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9.75
字 数	329千字
版 次	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2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5992-5
定 价	32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- 001 · 楔子 天子龙脉
- 003 · 【一】· 陈塘风月
- 浓妆艳抹的绿娇娇出入花巷毫不起眼，只要没有男人知道她的家，生活总是平静。绿娇娇觉得只有烟花之地，才是自己待的地方，与妓女为伍，才是自己应有的结局。
- 034 · 【二】· 《龙诀》
- 安公静静隐藏在江西民间，看守着不能传入民间的最后秘典——《龙诀》，而安灵台公就是他们安家的祖先。
- 061 · 【三】· 陈家庄显神通
- 罗盘落地加上绿娇娇以掌心雷诀打落地上，碑前的拜堂被打得烟尘滚滚，村民们从未见过如此场面，纷纷向后退。
- 075 · 【四】· 九字印救村民
- 杰克惊讶得无法形容，这个刚才还在和自己打情骂俏、风流快活的女孩，现在却像女神一样站在人群中，操纵着火焰，在杰克的思维里，绿娇娇不是天使就一定是女巫。
- 097 · 【五】· 金鸡岭风水暗杀
- 眼下这一桩“雄鸡啼日穴”，一刀就宰了县官大人一百两黄金，可见做风水师绝对比算命好赚钱。

- 136 **【六】· 无脸人**
- 这张面孔上宽下窄，光秃秃死白一片，脸上没有眉毛、鼻子、嘴唇，有的只是两个肉洞，上边的洞里有眼球，下面的洞露出牙齿，样子分明是地狱里的恶鬼。
- 201 **【七】· 采金少女**
- 这个采得黄金的少女绝非池中之物，她的一举一动都远远超过了她的年龄应有的谋略和智力。她带领的如果不是狮队，而是军队的话，将会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。
- 229 **【八】· 洪氏密谋**
- 绿娇娇听了洪宣娇的话，直感到这回可能不是简单地看个风水，千金觅地却落得个十年不发，怕是又有外力作梗。这洪氏兄妹，看来也不是等闲之人……
- 266 **【九】· 大清劫数**
- 国师从望远镜里看到洪宣娇等人不退反进，马上意识到绿娇娇果然要把洪老爷的遗体送入“潜龙吞金”穴。一旦这个天子龙穴被洪家所占，大清必亡无疑。
- 298 **附录**



楔子 天子龙脉

北京紫禁城上空浓云密布，暗雷滚动。道光皇帝忧心忡忡地站在社稷坛旁边，皱眉看着高耸的江山石，江山石上满布细碎裂纹。国师快步上前叩拜，道光皇帝问道：“国师府的折子我看过了，南门石狮咆哮，玄武门龙头震断，果真是大凶之兆？”

“以此兆推算，南方龙气骤起，如果不及时破除，恐怕长久下去会动摇国本……”

道光皇帝从国师的语气中听出犹豫，便说道：“直谏无罪，说吧。”

国师跪在地上埋头说道：“广东本来有九条天子龙脉，因天运使然，龙脉死而复生，如有百姓偶然下葬，或术士有意为之，将出作乱天下的后人。”

“天运使然……”道光皇帝沉吟良久，“你说是天运使然？”

“臣不敢。秦汉圣君皆认同天运轮转，故明君勤政爱民以求天佑……”

道光皇帝弯下腰，小声打断国师的话：“我不管天运不天运，大清江山不能败在我手上，你要想想办法，君臣一心救国救民。”

国师仍然埋着头：“臣三年前呈上奏折，经圣上御批重建国师府之后，

兢兢业业扫尽两广风水名师，破尽九龙名穴。今日之兆是因为南方龙气生生不息，又恐风水术士新人辈出……但微臣必当倾尽全力，保吾皇江山万代。”

这时天空闪现一道霹雳，大地为之一震。道光皇帝和国师不禁顺着惊雷方向看看江山石，江山石上仿佛又多了一道裂痕。道光皇帝回过头对国师说：“凭此印信，两广地方文武官员随你调度，务必斩尽天子龙脉。”

一个锦盒从侍卫手上交到道光皇帝手上，又交到国师手中。





陈塘风月

凌晨四更的广州城平静黑暗。人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睡得最熟。喝了点酒的更夫，提着灯笼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慢慢地走着，他要打更报时，也要巡街看火，木屐缓慢地敲着地面。

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哒……

甲功坊里一所大屋忽然传出女人的尖叫声：“救命！杀人啦！救命啊！”

同时还听到有男人在嚎叫。街坊们都被吓醒了，连忙披衣服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

从郭大人的家里冲出来一个上身全是血迹的女人，她披头散发，身上穿着单薄的衣裤，很明显是睡觉时穿的衣服；她手上拖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七八岁小男孩，跌跌撞撞地向巷口冲出去。这个女人一边跑一边尖叫着救命，小男孩上身没有穿衣服，不停地流着血，下身只有一条快要掉到地上的短裤，身体软软地被拖着，拖过之处是一条血路。

街坊们打开门看看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已经冲到甲功坊的巷口，一头撞上赶过来的更夫。

更夫正专心报时，没留意这个女人从转角冲出来，被一头撞到鼻子，两个人一齐摔到地上，孩子、打更的梆子和铜锣掉了一地。

更夫捂着鼻子，大声问：“什么事，出什么事啦！”

女人神情慌乱得像疯子一般，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……”她一直在喊这三个字，爬起来又想夺路而逃。

更夫这下不迷糊了，虽然鼻子给狠狠撞了一下，眼泪鼻涕都流出来，但是顾不得捂鼻子，一下叼起挂在胸前的铜哨子，使劲地吹起来，这是呼叫官差到场的最强烈信号。

更夫同时双手用力圈住发疯的女人，挣扎着走到巷口的牌坊柱子旁，一边招呼赶过来的街坊救孩子。

赶过来的街坊们围到牌坊下要救孩子的时候，才发现孩子已经死去，他的胸口像被刺刀捅过，一个深深的伤口还在一阵阵地涌出暗红色的血。

刚才这个女人拖着的小孩，只是一具喷着血的尸体。

更夫叫人拿来绳子绑住女人，找块布塞住女人的口，自己顺手拿了一根路边的拖把防身，跑到了郭大人的家门口。

郭大人的宅子是一间中等人家的西关大屋，进大门还有个照壁和大天井，可见是家底富裕。

更夫慢慢地摸进大门，头伸进照壁往里面一看，看到一张血淋淋的脸出现在自己面前。

更夫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踉踉跄跄倒退着跌出大门，滚到门边的墙角，眼睛瞪大了合不上，双手用力拧着拖把，靠着门喘大气。

“原来，那个郭大人已经死了。”邓尧神秘地对绿娇娇说。

绿娇娇问道：“死了的话怎么会和更夫的脸碰上呢？不是应该倒在地上吗？”

邓尧三十岁上下，五短身材，长得粗壮，穿一身灰色长衫更显得矮实。街坊都叫他尧哥，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么哥。邓尧是衙门里的公差，绿娇娇是在风月场所专门为妓女们算命的命师。绿娇娇小小年纪就买下这间大屋独自住下，过了不久，邓尧一家也因公调派搬过来，他们已经做了两年邻居。

绿娇娇有生意就出门转一圈，没生意就在家里面窝着，生活非常单调，邓尧夫妻看不过，总是叫她到自己家里吃饭聊天。邓尧家的格局和绿娇娇家差不多，但是住了四口人，和绿娇娇家相比，显得有生气而热闹。

邓大嫂坐在东厢小房的门槛上，摇着葵扇，一边听邓尧向绿娇娇讲今天早上发生的奇案，一边照看着厢房里的两个孩子。有福气的邓尧夫妇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，女孩六岁，男孩才三岁，走路都还有点晃晃悠悠。

邓尧说：“那个郭大人手里拿着马刀，先把自己的小孩捅死，然后要杀自己的老婆，老婆吓醒了，拖起小孩就跑，他找不到老婆，转身就把看孩子做饭的佣人也一齐捅死，然后他在厅里用马刀往自己的脸上砍，砍了十几刀，越痛越要砍，最后力气不够了，就靠在照壁上等死。”

“血流得一地，都浸过地面了。疯了，衙门的人都说这人疯了。”邓尧一边给绿娇娇斟茶，一边自顾自地说着话。

绿娇娇扇子摇得很快，听这样的奇案心情当然会紧张：“衙门那边肯定郭大人是自杀吗？会不会有人害他呀？”

邓尧说：“郭大人是盐课司的官，这可是管盐的肥差，银子捞不少，还是个正八品，活得好好的，不像我们做捕头不入流，人不人鬼不鬼，他这种官自杀，不是发疯还是什么？广州的盐商不像上边的马帮，都是正经生意人，没人为那点钱杀人。再说了，刀都砍崩了拿在手里，老婆作证，这事没假的。”

绿娇娇说：“哎呀真是吓死人，这种事可千万别让我碰上，晦气晦气。”

邓尧把脸凑到绿娇娇面前，神秘地问道：“你是花艇神算，你看是不是他们家风水不好？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绿娇娇用团扇掩嘴发出造作的笑声，“我哪会看风水呀，就连算命那半桶水也就是糊口的手艺，么哥你明知道江湖道上的事，就不要取笑我了。”

邓尧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会算命不懂看风水？没意思。你家靠着万花馆，那边天天晚上有人叫春发疯，要是风水不好也像郭大人家那样来一桩事，说不定砍下手脚的就要扔到你家天井里了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说完大声笑起来。

绿娇娇夸张地尖叫了声，一手捂胸一手用团扇拍邓尧的头说：“啊……

吓死我了，大嫂管管你男人的嘴呀。”

邓大嫂也笑着说：“老么你不要吓唬小女孩，几十岁的人还这样。”

大家开心地乐成一片。

第二天，绿娇娇应约出门算命，来到秀丽壮阔的珠江岸边。

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在江面上游弋如鲫，川流不息。白鹅潭上停着上百只花艇。花艇是木造的双层大船，每层可以摆下十几个大饭桌。花艇代表着广州的浮华，是广州最奢华的烟花之地。每晚花艇上美女如云，达官商贾不惜在这里耗尽千金，流连温柔。花艇里三层外三层地靠在岸边，船舷接着船舷，船船相通，有如迷阵。

绿娇娇跳上密密麻麻的跳板，熟练地穿梭在各船的甲板之间。绿娇娇人如其名，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绿色，在花花绿绿的大船里走动，很是融合。

绿娇娇停在了一条花艇的前甲板上，甲板前开着半圆的大拱廊，拱廊上一块云纹黑匾写着“天德”两个金字，天德就是这艘花艇的名字。

“天德”停在船阵的最外围，离岸最远，离江心也最近，从泊船位置来说，这里的风景最好不过。站在船上，可以看到广州江面上最广阔的天空，三条河道在这里交汇，水流却平静缓和，白鹅潭的中间停着一艘更大型的商船，一看就知道来自西洋，经历过无数风浪。

绿娇娇手拿一把小团扇，遮住斜射下来的阳光，抬头向花艇二楼叫人。

“兰姐，兰姐在吗？娇娇来啦……”

“唉……我在这里……”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殷勤地回应绿娇娇。

下午的花艇最平静，客人们玩了一晚上，醉的醉，困的困，在天亮前后都会离开。船上的姑娘们被客人折腾了一晚上，白天要好好睡觉，准备迎接另一个喧嚣无度的夜晚。只有厨子们在准备晚上用的酒菜；佣工阿嫂在收拾残局；船主在清点一晚上的收获，考虑有什么新玩意可以安排给客人玩。

兰姐是“天德”的船主，船上的事情全由自己一手操办。

兰姐从二楼走下来，像欢迎恩客一样亮出灿烂的笑脸：“娇娇姐你来啦，哎呀，真是辛苦你了，要你亲自来一趟。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绿娇娇身边，一手挽起绿娇娇的手，亲热劲像见

到多年没见的亲姐妹。

绿娇娇的亲切一点也不比兰姐少，双手也牵住兰姐的手说：“兰姐可真是漂亮，这双眼睛都会说话了，看得娇娇都心跳跳呢。”

“哪里呀，哪比得上你年轻可爱，娇娇小小的还长得有前有后，要是你晚上来我们船上坐坐，还不让那些公子哥儿挤沉我们‘天德’啦。”兰姐职业化地打起风月场所的哈哈。

绿娇娇低低头，用扇子掩一掩自己的笑脸，以示有点不好意思。

兰姐嘴上不停，人也不闲着，马上招呼绿娇娇上二楼，到窗边的桌子旁坐下，绿娇娇选了一个背光的位子。佣工大嫂冲好茶。夏天的南风轻轻吹过，茶香很快溢满花艇。绿娇娇放下扇子，端起茶杯轻轻吹了一下热茶，浅尝了一口，杯沿上印出一个红唇印。

“好喝的龙井茶，谢谢兰姐。”

兰姐说：“这是一位浙江布商送的，我自己也很喜欢呢。”

绿娇娇说：“兰姐最近生意很不错，财帛方面没什么好烦恼的。”

兰姐笑得很开心：“是呀，上个月新请了几个琵琶仔，歌艺很不错，更难得舞跳得好，其中一个叫缙翠的小姑娘，在小盆景茶几上跳舞，一双小脚配上紫纱长裙子，真是噱头十足。”

“那兰姐是要问男人的事吧。”绿娇娇问道。

兰姐笑得开心：“呵呵呵，绿娇娇名不虚传啊，果然是神算。”

“哪里，人之常情而已。”绿娇娇谦虚了一句。

兰姐接着说：“有个恩客出手很大方，这个月常来这里，叫什么姑娘都不喜欢，可偏偏老找我喝酒。”

绿娇娇说：“这位恩客大约有五十岁了吧。”

“是哟，你什么都能猜到呀。我们可能年纪差不多，也谈得来，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成家的事，吓我一跳呢。老实说，我对他印象挺好的。不过我也几十岁的人了，出身也不好，想的事多啊。”

“而且你很担心遇上老千，骗财骗色。”

“所以嘛，才请娇娇姑娘来算算，看这事是虚是实。”

兰姐说完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绿娇娇的反应。

绿娇娇说：“那送你这茶的应该就是那位客人啰。”

兰姐的笑容承认了这事。

“那请兰姐报出你的八字吧。”

“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初九，亥时生。”

“大姐是十一月亥时？那大姐今年行年四十岁，从小到大奔波了不少地方，理应不是广东人。”绿娇娇脱口而出。

兰姐不自觉地应了一句“对啊”，眼神里现出惊奇。

绿娇娇脸色平静下来，凝神用双手同时掐指运算。她尖削苍白的脸，在下午耀眼的水影里闪得冷若冰霜。

兰姐的话音刚落，绿娇娇抬起头，脸上重新挂起媚笑。

“兰姐广府白话说得好，但是老家在西北，家里还有老人孩子，一个女人能这样把持一个家，真是不容易。”兰姐一听到这话，表情突然凝固。绿娇娇看在眼里，突然问兰姐：

“你老公 20 年前就瘸了，伤的是左脚还是右脚？”

兰姐双眼睁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大，喃喃对绿娇娇说：“伤的左脚，一直没有治好……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这些家里事……姑娘你真是神仙啊……”兰姐再也笑不出来，转脸看向窗外江心。

一阵尴尬的平静后，兰姐先开口说话。“我也知道家里有男人，钱也没少汇回去，年年都有两次庄票汇到乡下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我在外面做什么不能给家里说，我还不能回家……唉……”兰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小声地说完下句，“哪有脸回家呀……”

绿娇娇伸手，握住兰姐的手，一边拍着一边对兰姐说：“家里有你汇钱回去，把孩子们拉扯大是他们的福气。孩子没有缘分在你身边，是他们的命。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想想自己，天经地义。”

兰姐在风月场上多年了，不再是感情丰富的人。所谓“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”，有感情的女人，根本不能在风月场上生存。但听完绿娇娇的话，眼眶一下湿润，双手更紧地握着绿娇娇的手。绿娇娇可不会感动，她天天都见这些事情，说麻木也好，说习惯也好，她只知道这个世上，苦命人比好命人多，但是好命人的钱好赚。那些安慰只是套话，是能套出钱的话。

绿娇娇看情绪发展得差不多了，用手摇着兰姐的手说：“兰姐，我平时答事只收一两银，今天给你答事，我收五两银子。”

兰姐一听到银子涨价，连忙回过神，花艇东家的本能又发挥出来：“哟呵，我怎么有这么大的面子呀？可是娇娇姑娘能给个加收道理吗？”

绿娇娇说：“兰姐，我这是给你报喜啦！你的生意从下个月起还要做大，到秋天时赚钱是现在的一倍，你是大老板啦，我收少了丢你的脸呀。”

兰姐一听，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：“是啊是啊，这也是我本来想问问的事情，我和旁边的蓝色花船谈过，他们愿意把船卖给我，但价钱一定不会低，我正在想这么干会不会亏本，你一说我就放心了，这五两银子，值得值得。对了，我这船叫‘天德’，新船改名叫‘月德’，你看好吗？”

“新船改名字可是要另收润金呀。不过兰姐爽快，是个发财的人，我也不能小家子气，以后给我介绍些生意就好了。”绿娇娇继续说，“天为阳，月为阴，天德月德是阴阳之合，本来最好不过。天德的牌子用黑底金色，阳中取阴是旺财的，但那艘蓝花画舫起名月德的话，就要改个黄红色牌匾，以求阴中取阳，达到阴阳比和，才好发财。”

兰姐听了，很高兴地说：“活神仙说行，一定就可以了。那位……”

绿娇娇也笑着说：“兰姐不要心急，太阳没下山呢。请不要见怪，你能先付润金吗？”

兰姐求测心切，连忙说行，转身走入账房里拿出五两银票交给绿娇娇。绿娇娇说一声多谢，双手接过银票，向兰姐慢慢地欠一欠身。然后收好银票，抬起头把没有说完的话说下去。

“你今年命中偏官透出，无制成煞，但偏偏桃花同现，成桃花带煞的凶局，而你今年生意不错，刚想做大门面，流年里财星大旺，财星催动煞星，财越旺，煞越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绿娇娇停顿了一下，她很清楚兰姐有话要问。

“什么意思，我听不懂，能讲明白吗？”

兰姐从一些字眼里，从绿娇娇的语气里，听到不对劲的感觉。绿娇娇接着说：“简单地说就是你财运很好，但是财运会引来杀身之祸，而这杀身之祸，和男人有关。”

兰姐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在理解绿娇娇的话。绿娇娇继续说：“你钱赚得

越多，越危险。”

亮晶晶的冷汗从兰姐的额头冒出来，兰姐一时想不出还有什么要问的。

“你提到的恩客有可能是老千，一般是先拿心，进房了再套钱。”

绿娇娇说：“一般的花艇姑娘没什么钱，千不千也罢，给钱买就行了，像你这样的老板娘最是老千的下手对象。如果他就是老千，花了这么多钱，不得手不会罢休。”绿娇娇又停下来，手里转着茶杯，在等兰姐的下一句话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这是兰姐必然会问的一句，尽管声音有些不自然。

绿娇娇说：“兰姐你是好人，听姑娘们说你对她们也不错，我会帮你的。你能开花艇，也不会没有大爷照看，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事挑起来了，争斗起来对谁都不好。我想这样吧，你请那位恩客打个茶围，不要收钱。在桌上放三只杯子倒上茶，排成直线，茶壶嘴对着第一个杯子，然后把过去收了多少钱原数奉还，你先喝中间一杯，然后再重新斟满，请他喝茶。行内人自然就明白了，一般来说，他也会喝中间那一杯，然后收钱离开，以后都不会再上这里找你。”

绿娇娇一边说，一边在桌上摆出这个茶杯阵给兰姐做示范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兰姐又问。

绿娇娇连忙说：“这就不能告诉你了，呵呵，请不要见怪。”

兰姐对绿娇娇佩服得五体投地：“姑娘年纪轻轻就精通算命，还有这样的江湖经验，真是神人啊。”

绿娇娇的笑容妩媚如初，从表情里看出来一张十多岁少女的俏脸。她对兰姐说：“雕虫小技而已。”

离开花艇，太阳已经西沉。

兰姐安排佣工大嫂送绿娇娇上岸，到了岸上，绿娇娇从钱袋掏出一小串铜钱，放到佣工大嫂的手里，向大嫂说：“谢谢阿金嫂，这是你的一百文钱，以后还请多关照娇娇。”然后微笑着向阿金嫂欠一欠身行了个礼。

阿金嫂收了钱乐呵呵的，嘴里忙着说：“一定一定，娇娇大姐慢走啊，呵呵……”

金色的霞光，映出绿娇娇孤独的影子，在窄窄的长巷里更显清瘦。绿娇娇的手里吊着一壶酒，今天晚上，陪着她的只有这壶酒。

绿娇娇住在这里已有三年。晚上绿娇娇可以在床上听到万花馆的全部声音。传唤声、招呼声、厨房的摔锅声、弹琴唱曲声、妓女浪笑声、豪客们高谈阔论声、龟公老鸨打骂妓女声，全部声音组成一个大网笼罩着绿娇娇的房子。

绿娇娇的家有三个房间，走出去是天井，就是一片露天的平地，中间还有一口井。这口井对绿娇娇最重要，女孩子如果为了打水洗衣天天在巷里进出，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。也因为有这口井，这个房子在馨兰巷的售价最贵。从天井再走出去是一个客厅，打开木门，从客厅可以看到馨兰巷。

这是一套小巧典型的西关平房。

绿娇娇三年前来到这个城市，就选定了这个地方住下。

对她而言，人多的地方才适合一个独居的女孩子出入，女孩子多的地方，自己才不显眼。在城里，人多女孩子多的地方，除了妓院没有别的选择。在这里，绿娇娇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大量顾客。

一个女孩子要开馆给人算命，无异于找死。天天上门闹事寻欢的流氓，找便宜踢码头的江湖中人，绝对比客人多。再说了，开命馆是要交税的，绿娇娇可不想犯傻。尽管做风水先生很赚钱，但是一个女孩子要做风水先生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风水先生的生意包括老百姓的生老病死，有些场合连女人都不能进去，也不能看，更不会请一个女人做风水先生。

绿娇娇想安全地赚到钱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女人堆里找生意。

平康通衢位于广州西边的陈塘，离白鹅潭也就一二里之遥，走路过去不过一炷香的时间。在这一炷香的路程里，连上白鹅潭上的花艇，全是风月场所。那个年代，这片众生相被称为陈塘风月。

一个女命师要在这里找到女主顾是很容易的事。这里的妓女多是卖身为奴，上茅厕都有佣人大嫂看守着，需要走出大门的话，更是数条大汉严阵以待，出门的机会少之又少。因为这样，想算个流年，问问事情的姐妹多得很，却往往不方便出门到命馆求测，那么，可以上门给妓女们算命的绿娇娇正好对上客路。

浓妆艳抹的绿娇娇出入花巷毫不起眼。只要没有男人知道绿娇娇的

家，生活总是平静。其实住在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绿娇娇觉得只有烟花之地，才是自己待的地方。与妓女为伍，才是自己应有的结局。

她侧躺在天井的竹床上。月光斜照进天井，照不到暗处的绿娇娇。晚上没有必要点灯，在万花馆的辉煌灯光下，绿娇娇可以暗暗地看到全部地方。而点了灯的家，并不利于女孩子独住。暗处忽明忽暗的，是绿娇娇放在床边的烟灯。

来到广州不久，绿娇娇就抽上鸦片，鸦片烟可以给她片刻的宁静和忘记。不过，也给绿娇娇增加了银子的负担。鸦片很香，让人舒服又解瘾，但却是越抽越要抽的东西。刚开始是一天几泡烟，后来是一天十几泡烟。绿娇娇不会抽便宜货，起码也要云南上好的陈年熟烟，一两银子一两烟，也就只能抽一两天。如果有英国船运来的印度货更好，当然也更贵，一两上好的烟膏要二两银子。

银子啊……银子啊……

绿娇娇心里喜欢这种忙着想银子的感觉，这样想别的事会少一些，为钱发愁，居然是单纯而快乐的。绿娇娇深深地吸一口烟，静静地躺在竹床上等烟劲上来。人开始变得轻松，天空也开始发亮，星星有了颜色，自己空洞的感觉就是四周的事物都很实在。过去的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来，这一时刻的虚无最幸福，这样沉沉睡去才不会有孤独感。

半夜醒来，居然格外的清醒。

万花馆的声音小了一些，该上房的客人都上房了。月光移到了天井的另一侧，洒到绿娇娇的身上。绿娇娇提起桌上的高粱酒给自己倒上一杯。广州人很少喝高粱酒，因为这里酒量好的人很少。绿娇娇酒量也不好，喝高粱酒容易醉，醉倒了就可以睡去。

一杯，两杯，三杯。绿娇娇在醉倒之前，脑子里不停在想一件事——钱不够花，明天要去买一个人。

在房顶的暗处还坐着另一个人，那个身影瘦小而安静，就像建筑物的

